

若夢回到最初

餐二丙
張靖宜

那一日，和以往上千的日子一模一樣，幾聲雞鳴後，田螺小鎮漸漸的有了人語聲，百草堂的尊叔趕早去殺牛的屠戶高那裡買牛肉。兩個小夥計在前面忙碌，準備在太陽升起就開門營業做生意。醫生沈諾雨一手端著牛肉湯，一手拿著塊餅，蹲在後院的門檻上，一點也不淑女的唏哩嘩啦地吃著。

隔著青石台階，是三畝種草藥的斜坡，沿著中間的青石路下去，是一條不寬的河流，此時朝陽初升，河面上霧氣朦朧，金光點點，河岸兩旁野花扶疏，水鳥起起落落，很是詩情畫意。諾雨一邊看，一邊琢磨，這鴨子挺肥的，捉上兩隻烤著吃應該很不錯。

一碗熱湯下肚，她把髒碗丟進了門檻邊的木桶，桶裡已經有一疊髒碗，諾雨提著木桶，出了院子，去河邊洗碗。河邊草叢裡躺著一個黑乎乎的影子，看不清是甚麼動物，沈諾雨放下木桶，隨手撿起一塊石頭扔了過去，石頭砸到了黑影上，那黑影卻未撲騰飛起，諾雨愣了姑奶奶的啥時候百發百中了？她走過去幾步，探頭看，卻不是動物，而是個人。諾雨立刻縮回了腦袋，走回河岸邊，開始洗碗，就好像一丈外沒有個疑似屍體的東西。諾雨邊洗碗邊抱怨：「這頓洗乾淨了，下頓仍就要髒，既然遲早要髒，何必每頓都洗呢？只要自己吃自己的又不髒，兩三天洗一次就行。」自個兒和自個折騰，有毛病啊！諾雨唸唸叨叨地把所有的碗洗乾淨，就怕尊叔拿大勺子打她。提著一桶乾淨的碗往回走，眼角掃都掃草叢裡。

百草堂曾經因為救活了一個將死之人，而成為當地最知名的醫館，就連其他三大鄉鎮，都謠傳百草堂治百病、妙手回春的佳言，但禍兮福相依，也就是因為救活了此人，而慘遭滅門，最後只留下還在強裸中沈諾雨和管家尊叔。

諾雨雖沒有父親那精湛的醫術，但憑藉著那與生俱來的天賦和那本家族傳下的神農百草集，十個來求醫，至少能醫治好六七個。忙碌了一日，傍晚時分，諾雨幫人看病回來，大家熱熱鬧鬧地開飯，有尊叔和兩個小夥計串子和啐子。諾雨吃完飯，用手背抹了抹嘴，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，本想回屋，可鬼使神差，腳步一拐，居然背著手出了門，尊叔：「諾雨，去哪裡啊？」諾雨：「消食散步。」諾雨去河邊轉了一圈，哼著小曲渡著小步，諾雨抬頭看著天，上弦月冷冷的掛在天邊，如同老天一抹譏調世人的嘲笑，蹲下，停在那傷痕累累的他身旁，他睜開了雙眼，一雙清澈且高傲的氣質。

月光下，死神揮起鐮刀準備收割他的性命。

男人問：「怎麼樣才能活下來？」

死神說：「找一個少女，只要願意放棄性命，把靈魂獻給你，你就能活下去。」

男人問：「怎麼樣才能讓一個少女放棄性命，把靈魂奉獻給我。」

死神說：「只要你能得到她的心。」

男人問：「要如何才能得到她的心。」

死神說：「很簡單，讓她愛上你，用你的心去換她的心。」

偌大無際的汪洋中，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劃出一道完美的弧度，無懼光的耀眼，直直地望著藍天，揚起了笑，有點輕狂，有點不羈，也有點嘲弄。那感受如此真實，總在睜開眼之後才發現一切都是想像的、騙人的不過是夢而已，因為我從未親眼見過那副景象，沒有光一片漆黑，尚未適應的眼睛不管是睜開、閉著，看見的世界都是一樣的。撲通—陽光折射海面，我模糊的視線感受不到一絲光線，我在往下沉，揮動雙手死命的掙扎，快無法呼吸，轟的一聲巨響，我徹底清醒，這是在和我開玩笑嗎？我現在是一隻魚，不正卻來說是一隻人魚，我拚了命的告訴自己，這是假的，我業障重，用力的捏住自己的臉頰，諾雨：「嗚嗚……好痛啊！」，那我該接受嗎？我現在多了一條像扇子漂亮般的尾鰭，指間生著薄蹼，

迎著光的時候有雙墨綠色的眼瞳。

我沈諾雨，只能試著習慣，擺動這很不真實的尾巴，漫無目的的游著，海底世界幽暗靜謐，卻又色彩斑斕，平靜的海，暗潮洶湧的騰起大大的水波，一波接著一波，我的尾鰭被折磨的生疼，在一旁那細長的五彩小魚早就無影無蹤。突然一雙散發死寂的紅眼，正快速游向我，我死命的游，最後被逼向深不見底的海溝旁，我害怕的瞪向他，終於看清，他整身長滿倒插片片豎起的黑色魚鱗，隆起像恐龍般的背鰭，頃刻間我知道……我知道他是甚麼？他是……他是一隻史前巨鱷，老天阿——我到底惹了誰，不一他向我撲了過來。諾雨：「啊……」猛然的慘叫一聲，團起身子。

我感覺有人抱住了我，很快速的游，游離那可怕的生物，海水從耳畔颯過，如同利刃一般。全身都被海水浸的冰冷，只有兩個人相握的手有一點暖意。

諾雨睜大眼睛，好奇地看著，這不就是躺在河邊的那個人嗎？
晨逸端立在水中，笑吟吟的看著她。

諾雨有些羞、有些惱，垂下了眼眸，不敢直視他。諾雨心想，我那時連救都沒救他，而他卻救了我。

諾雨想了很久，終於冒出一句：「謝謝你。」

晨逸：「嗯……應該的」

諾雨：「ㄗ……哪個……請問你叫甚麼名子？」

晨逸冷冷的看著她，好像就要望穿了她。

諾雨不知所措的又問了一句：「你……你不告訴我你的名子嗎？」

晨逸：「在問別人之前不是應該報上名來嗎？管好你自己吧！」

諾雨:「我……我叫沈諾雨!」大聲的對著他喊。

晨逸那雙眼眸染上寒氣，直直的瞪向她。

諾雨:「我叫沈諾雨，那你呢?」再次不畏懼的問，更回瞪他。

晨逸:「晨……」悶悶的說了一個字。

諾雨:「你說甚麼?沒聽清楚!」

晨逸:「妳……」氣得牙癢癢的，恨不得咬斷她的脖子。

諾雨笑吟吟的看著他:「你叫甚麼名子?」

晨逸淡淡的說:「晨逸，妳滿意了吧!」他笑了起來，猛然加快速度，從諾雨身旁一掠而過，向著碧藍大海深處游去。

諾雨立刻反應過來，急急去追他:「晨逸、晨逸……」

可是她一直追不上晨逸，晨逸雖然沒有拋棄他，留給了她的只是一個遠遠的背影，卻也沒有回頭。

「啊……」諾雨猛然尖叫一聲，捲起了身子，好似被水怪咬傷一樣。

晨逸回身的那一剎那，已經到了諾雨身旁，他伸出了手想扶她，不對啊她和他有靈珠相連，如果她受傷了他因該也會有感覺，晨逸迅速的想縮回手，諾雨卻已緊緊的捉住了他，一臉詭計得逞的笑容。

晨逸冷冷地盯著諾雨，「不想死，就放手。」

諾雨看著晨逸，怯怯地放開了手，「我只是開個玩笑而已……晨逸我……為甚麼會變成這樣，你一定知道對嗎?」說罷又去拉住了晨逸的手。

晨逸沒有理會諾雨，自顧自的向前游去，諾雨緊緊跟著他。

諾雨:「我的身體變得不一樣了，告訴我不是靈珠。」

晨逸依舊不理諾雨，但已沒有甩掉諾雨。

諾雨一邊琢磨，一邊唸唸叨叨的說:「你是人魚是吧!我爺爺跟我說過，我本應該在七歲那年結束生命，但因為人魚的靈珠我活下來了，你告訴我……」

晨逸盯著諾雨，面如沉水。

諾雨的聲音漸漸低了，呢喃著:「變得……變得……我的意思是說……」她開始傻笑，「我、我甚麼都沒有說!」她絕望了。

我眼前一片漆黑，「晨逸、晨逸……」，再次睜眼，卻在一個熟悉的小屋裡。
尊叔:「諾雨啊!是尊叔是尊叔，沒事沒事的。」

諾雨:「我怎麼在這裡?」

尊叔:「諾雨你昏倒在河邊，是啞子把你抱回來的。」

諾雨:「那晨逸呢?」

尊叔:「甚麼?就只有你一個啊!」，她是不是燒糊塗了啊!

諾雨搖搖頭，「不是、不是的……」，不可能晨逸他?

尊叔:「諾雨乖，可能是作夢了，沒事的，尊叔下去弄點吃的要乖乖等尊叔喔!」

就這樣一個月了，我在河邊守了，整整一個月了，他都沒有再出現了，但我相信，我一定會再見到他，因為我知道這不是一場夢。